

经典新读

Jingdian Xindu
Wenxue Ketang

文学课堂

出口成章

CHU KOU CHENG ZHANG

老舍著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

经典新读

Jingdian Xindu
Wenxue Ketang

文学课堂



出口成章

CHU KOU CHENG ZHANG

老舍著

PAW58/51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出口成章/老舍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4. 7
(经典新读·文学课堂)
ISBN 7-309-04088-0

I. 出… II. 老… III. 文学语言-研究 IV. I0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0922 号

出口成章 老舍著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

86-21-65118853(发行部) 86-21-65109143(邮购)

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责任编辑 邵丹

装帧设计 孙曙

总编辑 高若海

出品人 贺圣遂

印刷 上海浦东东北联印刷厂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张 5.375 插页 2

字数 106 千

版次 2004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8 000

书号 ISBN 7-309-04088-0/I · 261

定价 1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编辑说明

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,曾有一批名重一时而又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著名作家,以普及文学常识为己任,写作面向大众读者的文学小手册。他们以最生动的语言,最通俗易懂的形式,向广大文学爱好者介绍文学的方方面面——如何欣赏作品,如何写作,如何提高文学素养……作家们写作的文学启蒙读物,凭藉其自身丰富的创作经验、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,外加生花妙笔,自然好看耐读又实用,是广大读者学习文学的最佳入门导师。它们曾经广为流传,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启蒙经典,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灵世界。

俞平伯的《红楼梦研究》,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,老舍的《出口成章》,夏衍的《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》,何其芳的《诗歌欣赏》,秦牧的《语林采英》等,就是这样一些通俗的文学普及著作。岁月流逝,经典的魅力永存。我们披沙拣金,精心筛选这些

多年来畅销不衰,一直为读者所深深喜爱的名著呈献给大家,希望营造一所“文学的课堂”,使读者在聆听大师的谆谆教诲之余,更深切地感受到文学的启迪与魅力。

本丛书在编辑体例上以“尊重历史原貌”为原则,对个别留有时代印痕的文章,一概存其原始风貌,不予改动,使读者了解特定历史环境留给文学的不平常烙印。为便于读者阅读,每本书均配有插图,以体现“经典新读”之新意。

本丛书第一辑共收入六部作品,此后还将有其他优秀作品陆续推出。

编 者
2004 年 7 月

目 录

序	1
人、物、语言	3
语言、人物、戏剧	7
人物、语言及其他	16
语言与生活	26
话剧的语言	33
儿童剧的语言	37
戏剧语言	41
对话浅论	64
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	71
学生腔	91
谈叙述与描写	94

人物不打折扣	100
文 病	103
比 喻	106
越短越难	110
谈简练	115
别怕动笔	123
谈读书	128
看宽一点	132
多练基本功	137
勤有功	141
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	147

序

这里所集印的一些篇不大像样子的文章,有的是给文艺刊物或报纸写过的稿子,有的是在各处讲话的底稿或纪录——有几篇虽是这种纪录,却忘了讲话的地点,故未注明。给报刊写的稿子,看起来文字比较顺当;讲话纪录就差一些,可也找不出时间去润色,十分抱歉!

这些篇的内容大致都是讲文学语言问题的,一部分题目也是近几年来各报刊约稿与各处约讲话时所指定的。这样,在当时,我想起什么就说什么,没有考虑怎么避免重复,往往旧话重提;在讲话时更是如此,经验不多,只好顺口说些老话。现在,把它们搜集到一处,要印成一本小书,可就发现许多重复之处,说了再说,令人生厌。这本小书确有此病。不过呢,这篇与那篇虽然差不多,每篇可也总有那么一点特有的东西,弃之未免可惜,从新写过又没有时间,只好将就着保留下来。虽然说了再说,容易记住,可是我所说的到底正确与否,值得记住不值得,

还是个问题。

书名《出口成章》，这并不是说我自己有此本领，而是对读者的一点祝愿。这也并非说，一读这本小书即获得这个本领，而是说谁肯努力学习，谁就能够成功。是的，我切盼咱们都肯勤学苦练，有那么一天，大家（包括我自己）都能够做到文通字顺，出口成章！

老 舍

于北京，1963 年 10 月

在文学修养中，语言学习是很重要的。没有运用语言的本事，即无从表达思想、感情；即使敷衍成篇，也不会有多少说服力。

语言的学习是从事写作的基本功夫。

学习语言须连人带话一齐来、连东西带话一齐来。这怎么讲呢？这是说，孤立地去记下来一些名词与话语，语言便是死的，没有多大的用处。鹦鹉学舌就是那样，只会死记，不会灵活运用。孤立地记住些什么“这不结啦”、“说干脆的”、“包了圆儿”……并不就能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北京人来。

我们记住语言，还须注意它的思想感情，注意说话人的性格、阶级、文化程度，和说话时的神情与音调等等。这就是说，必须注意一个人为什么说那句话，和他怎么说那句话的。通过一些话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活与性格来。这就叫连人带话一

出
口成
章

齐来。这样，我们在写作时，才会由人物的生活与性格出发，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张三与李四的话是不大一样的。即使他俩说同一件事，用同样的字句，也各有各的说法。

语言是与人物的生活、性格等等分不开的。光记住一些话，而不注意说话的人，便摸不到根儿。我们必须摸到那个根儿——为什么这个人说这样的话，那个人说那样的话，这个人这么说，那个人那么说，必须随时留心，仔细观察，并加以揣摩。先由话知人，而后才能用话表现人，使语言性格化。

不仅对人物如此，就是对不会说话的草木泉石等等，我们也要抓住它们的特点特质，精辟地描写出来。它们不会说话，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替它们说话。杜甫写过这么一句：“塞水不成河”。这确是塞外的水，不是江南的水。塞外荒沙野水，往往流不成河。这是经过诗人仔细观察，提出特点，成为诗句的。

塞水没有自己的语言。“塞水不成河”这几个字是诗人自己的语言。这几个字都很普通。不过，经过诗人这么一运用，便成为一景，非常鲜明。可见只要仔细观察，抓到不说话的东西的特点特质，就可以替它们说话。没有见过塞水的，写不出这句诗来。我们对一草一木，一泉一石，都须下功夫观察。找到了它们的特点特质，我们就可以用普通的话写出诗来。光记住一些“柳暗花明”、“桃红柳绿”等泛泛的话，是没有多大用处的。泛泛的词藻总是人云亦云，见不出创造本领来。用我们自己的话道出东西的特质，便出语惊人，富有诗意。这就是连东西带话一齐来的意思。

戍鼓断人行，
秋边一雁声。
露从今夜白，
月是故乡明。
有弟皆分散，
无家问死生。
寄书长不达，
况乃未休兵。

——杜甫《月夜忆舍弟》



杜甫像

杜甫还有这么一句：“月是故乡明”。这并不是月的特质。月不会特意照顾诗人的故乡，分外明亮一些。这是诗人见景生情，因怀念故乡，而把这个特点加给了月亮。我们并不因此而反对这句诗。不，我们反倒觉得它颇有些感染力。这是另一种连人带话一齐来。“塞水不成河”是客观的观察，“月是故乡明”是主观的情感。诗人不直接说出思乡之苦，而说故乡的月色更明，更亲切，更可爱。我们若不去揣摩诗人的感情，而专看字面儿，这句诗便有些不通了。

是的，我们学习语言，不要忘了观察人，观察事物。有时候，见景生情，还可以把自己的感情加到东西上去。我们了解了人，才能了解他的话，从而学会以性格化的

话去表现人。我们了解了事物,找出特点与本质,便可以一针见血地状物绘景,生动精到。人与话,物与话,须一齐学习,一齐创造。



《月夜忆舍弟》诗意图

要我来谈谈创作经验,我没有什么可谈的。说几句关于戏剧语言的话吧。

写剧本,语言是一个要紧的部分。首先,语言性格化,很难掌握。我写的很快,但事先想得很多、很久。人物什么模样,说话的语气,以及他的思想、感情、环境,我都想得差不多了才动笔,写起来也就快了。剧中人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,这就是性格化。对一个快人快语的人,要知道他是怎样快法,这就要考虑到人物的思想、感情和剧情等几个方面,然后再写对话。在特定时间、地点、情节下,人物说话快,思想也快,这是甲的性格。假如只是口齿快,而思想并不快,就不是甲,而是乙,另一个人了。有些人是快人而不快语,有些人是快语而不是

* 本文是作者与青年剧作者的一次谈话。

快人，这要区别开。《水浒》中的李逵、武松、鲁智深等人物，都是农民英雄，性格有相近之处，却又各不相同，这在他们的说话中也可区别开。写现代戏，读读《水浒》，对我们有好处。尤其是写内部矛盾的戏，人物不能太坏，不能写成敌人。那么，语言性格化就要在相差不多而确有差度上注意了。这很不容易，必须事先把人物都先想好，以便甲说甲的话，乙说乙的话。



戏曲舞台上的武松形象

脾气古怪，好说怪话的人物，个性容易突出。这种人物作为次要角色，在一个戏里有一个两个，会使戏显得生动。不过，古怪人物是比较容易写的。要写出正常人物的思想、感情等等是不容易的，但作者的注意力却是应该放在这里。

写人物要“留有余地”，不要一下笔就全倾倒出来。要使人物有发展。我们的建设发展得极快，人人应有发展，否则跟不上去。这点是我写戏的一个大毛病。我总把力气都放在第一幕，痛快淋漓，而后难以为继。因此，第一幕戏很好，值五毛钱，后

面几幕就一钱不值了。这有时候也证明我的人物确是从各方面都想好了的,故能一下笔就有声有色。可是,后面却声嘶力竭了。曹禺同志的戏却是一幕比一幕精彩,好戏在后面,最后一幕是高峰,这才是引人入胜的好戏。



刘老老醉卧怡红院

再谈谈语言的地方化。先让我引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九回刘老老进大观园和贾母的一段对话:

贾母道:“老亲家,你今年多大年纪了?”

刘老老忙起身答道:“我今年七十五了。”

贾母向众人道:“这么大年纪了,还这么硬朗!比我大好几岁呢!我要到这个年纪,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!”

刘老老笑道:“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,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。我们要也这么着,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。”

贾母道:“眼睛牙齿还好?”

刘老老道：“还都好，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。”

贾母道：“我老了，都不中用了，眼也花，耳也聋，记性也没了。你们这些老亲戚，我都记不得了。亲戚们来了，我怕人笑话，我都不会。不过嚼得动的吃两口，睡一觉，闷了时，和这些孙子孙女儿玩笑会子就完了。”

刘老老笑道：“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。我们想这么着不能。”

贾母道：“什么福？不过是老废物罢咧！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

贾母又笑道：“我才听见凤哥儿说，你带了好些瓜菜来，我叫他快收拾去了。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儿菜儿吃，外头买的不像你们地里的好吃。”

刘老老笑道：“这是野意儿，不过吃个新鲜；依我们倒想鱼肉吃，只是吃不起。”……

这里是两个老太太的对话。以语言的地方性而言，两人说的都是道地北京话。她们的话没有雕琢，没有棱角，但在表面平易之中，却语语针锋相对，两人的思想、性格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了。贾母的话是假谦虚，倚老卖老；刘老老的话则是表面奉承，内藏讽刺。“依我们倒想鱼肉吃，只是吃不起”，这句话是多么厉害！作者没有把贾母和刘老老的话写得一雅一俗，说的是同样的语言，却表现了尖锐的对立。这是高度的语言技巧。所谓语言的地方性，我以为就是对语言熟悉，要熟悉地方上的一切事